夜光杯

隔三岔五的雨水,一定把百多 年前的英国人浇得没了脾气。原本 顺顺当当的日子,一下子变得磕磕 绊绊了。道路翻作酱缸,草坪沦为 了沼泽,正在进行的许多事情不得 不就此袖手,放下,或者放弃,包括 英国人一向酷爱的家外网球, 具有 好动的大学生们仍然是不安分的, 虽然雨天同样给他们带来

了麻烦,但他们不想无所事 事,必须干点什么,肾上腺 素的分泌并未因雨水而停 止。于是有人打起把室外网

球搬进室内的主意。然而那是一个 需要相当牛逼的屋顶和豪阔的空间 才可能支撑的梦,这样的梦即便是 在日头尚未落尽的大英帝国,十九 世纪末叶的校舍仍嫌寒碜,这里不 是白金汉宫,不是温莎城堡,无以 安放风驰电掣的想象力。大学生们 只能另谋别涂。

其中某生突发灵感,提议在桌 子上打网球。他把桌面想象成球 场 用书本代替球网,将软木做的 酒瓶塞削磨成球,招唤同寝的室友 在桌上推来挡去,一项意想不到的 新颖的运动形式于是诞生。大学生 们得意地命之为"桌上网球",这便 是乒乓球运动的雏形了。后来,这 项运动逐渐溢出大学生群体,日臻 完善, 在英国贵族中流行开来,并 一步步走出欧洲,走向世界。

谁也没有想到,异想之际,天 竟然开了。拐一道弯,蓬门今始为君

(现为中级人民法院处)。

乒乓球最早现身中国是在上海

1956年至1959年间,有一大批白俄移民从新疆

络绎来到上海,聚租在当时尚是郊外的虹桥路(东起凯

旋路西至伊犁路)两旁的民宅中,等待签证,移民境外。

另有少数来自东北哈尔滨等地,却租住在市区。如有一

家吉普赛族白俄(俄人称茨冈人)就租住在陕西南路步

高里对面沿街住房中, 但又在虹桥路租间民舍度周末

光的一条路,沿路有蒋经国、白崇禧、陈香梅、孔祥熙及

犹太人跷脚沙逊等名人所置别墅。周边散落点缀着风

格各异的小花园洋房;有小桥流水精致园林般的全福

农场(或即是从康平路迁来的黄园,现为新虹桥中心花

当时的虹桥路(凯旋路以西段)是郊区独具异国风

园),也有大气度假村式的"六凤"农场

(现为西郊宾馆)。路旁农舍多为粉墙,茅

草铺顶,酷似俄国画家库因芝名画"乌克

兰的傍晚"中的农舍。笔者的朋友,乌克

兰功勋歌手阿历克谢·费休克看到这张

白俄密集租住在现为长顺路, 当时

老昭片后惊讶地问我是在哪里拍摄的。

是条长百余米然后向西拐至中山西路口

的弄堂内,除弄口东侧是洋房外,均为平

房,弄内西侧还有大片农田,其他散居在

北陈家行(996弄,凯旋路旁虹桥路南)。

中山西路以西一带。也有一位老人租住

在万国公墓(今为宋庆龄陵园)东侧的玻

布,中长裙过膝,脚穿高筒皮靴。大多能歌善舞,拉的是

纽扣琴键的手风琴,弹的是民族乐器"巴拉拉伊卡"(三

伏特加是很多白俄的嗜好,记得有位妇女就因酗

白俄女子还保留传统服饰, 头扎花

璃棚屋中。

洒而死在上海。

市区削刀磨剪刀。

白俄能从国际红十字

周日下午, 少男少女

会领到生活津贴, 为了多

赚占钱, 壮年男子常身背

轻便木架脚踏式砂轮机去

(也有从市区来的)在弄口

西侧草地上围成一圈(偶

尔我也加入其中), 玩起

"郭什卡,梅什卡"(猫捉老

鼠)的游戏。现在地铁3、4

号线虹桥路站处, 原是沪

杭铁路线。其紧西侧是条

百米长的南北向弄堂。弄

东有三座洋房, 弄西侧有

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有

时晚上在弄底搭起幕布为

居民放露天电影,内容多

南路东,原有条清澈的小

河,当地人称新开河,是白

现在的古北新区古北

为苏联译制片。

俄们游泳的去处。

四马路的一家店铺里。一个叫王道 平的文具店经理,脑门一热,从日本 买回10套乒乓球器材,但是摆上货 架好些日子无人问津。不能眼看老 大一笔资金砸在手里吧。王经理灵 机一动,先是自己学着打,接着拉 上伙计一块打,最后把沿街的墙面 拆了,改装上玻璃,让过路的行人

大门不通,走旁门

都能透过橱窗看到里面的乒来乓 往。就这样,冷门器材被顺利地推 销一空。当时的王经理当然也不会 想到,他的一次真人秀不仅让上海 人一见倾心,还意外地为中国播下 了第一颗乒乓球运动的种子。

那是发生在1904年的事,四马 路今称福州路。

怪不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 的弄堂乒乓会如此火爆,火 爆到几乎没有一个上海人不 会打乒乓,火爆到从上海走 出的世界冠军简直可以组 团列队,站成非常壮观的一 群。因为它原本就来自街头,来自民

众源于心底的自发的喜爱。 称上海是乒乓球运动在中国 的策源地大概并不为过吧?

私心忖度,国际乒联在里约奥 运会上推出的 TTX (街头乒乓),会 不会就是以此作为蓝本,驳样拷贝? 让乒乓剥离奥运功利、松绑夺冠挟 持,陪伴你我,在街头,在巷尾,成为

每一个人身边最纯粹的运动与快乐 方式。不同的起因和结果,遵循的 逻辑链条却总是以同一种方式环环 相扣。无心插柳,偏偏浓荫匝地。

曾记否,中美之间曾经的一段 乒乓往事?

1971 年 4 月 第 31 届 世 丘 寒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

员科恩因为在训练馆耽搁太 久误了乘车,误打误撞上了 中国队的班车,中国运动员 庄则栋主动上前,搭讪寒暄, 科恩还接受了他的一幅杭州

织锦喜不自胜。当天,有记者笔底闲 云,曝出了这朵赛外花絮。不料闲 云非闲,花絮飞花,一根橄榄枝翩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后来回 忆说,那天她为毛泽东念《参考消 息》,读到有关此事的报道时,老人 家眼睛一亮,很上心地让她再念-遍……

> 紧接着发生的事大家都 知道。几天后中国就向美国 队发出了访华激请。而美国 队的回访邀请发出稍晚,直 到一年后才送达中国。倒是

他们的总统尼克松更性急,插在两 国运动员中间,先期一步,踏上中 国的土地,跟曾经的对手握手言欢。

和中国人发明的蹴鞠最后被英 国人在足球场上修成正果一样,英 国人创造的桌上网球也是在中国才 被奉为"国球"

大门不通的时候, 何妨敲一敲 旁门,走一走左道。

三言两语记

多一些进攻, 多一分 成功的把握。少一些失误, 小一分失败的可能。

忙活昨日,快活今天, 乐活明朝。

许多必需的许是有益的关联。

别把别人都当作聋哑人,即使是聋哑者心会说话, 心有话说,或通过文或通过画或通过……怕只怕人之 装聋作哑或装疯卖傻, 以及自以为他人都聋都哑而自

正与善行,少负态。持与推行,少短和断态。健与适

难得心静,勿为热闹乃至喧嚣而恼。难得远行,勿 为担负乃至重压而止。

不要自己脸和命。 个人的素质往往决定了

客套话可以说成礼貌

就看你说时真心怎样和诚意 不知一为多少, 少说事的

坏好。

对或影响不佳时。

迟缓的老人。 克说:『那你们 克说:『那你们 听后、深感疑虑 们还得多作宣: 车,更要关爱女 作宣传 無忠: 在公 、 , 徒! 、徒! 、他!

们为什么不住到(司机)说,『上记,于是我就 让,于是是,通道,并不断地 行明^来,虚

是,通道狭窄,也是,通道狭窄的调在他们身后有一,是在狭窄的调度有一,就在自己。 行走 "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孩在自己居住的小孩我就在车旁对车主机啊"一点?』那车主机啊心一点?』那车主机啊心一点?。那车主机啊不是一个情景:几次它的通道里行走,见而还不虚心接受,反而还被啊不在,"我

,发现 村老外文 村老外文 ·两三 分钟 又 连 微 揿 致業着 轿 开 喇 可广场 车停 歉。由心,惟我,何在我自 的举止值得由此,我觉,走,我当即作我,等我 身来 上行 上鸽子。 后好相满一较观

起候

2016年的圣诞节前 暑假开始,她通过面试,拿 夕,东岸下了一场大雪,宾 到了德国化工巨头 H 公

早晨起来, 刚毕业的 蓓蓓并没有觉得轻松,尽 管再也不用熬夜去写论 文,不用顶着瞌睡去听教 授带着口音的绵绵无止境 的化学分析课,不用一遍 遍在实验室做气味难闻的 实验。望着窗外白

狗

州也不例外。

茫茫的一片片,她 的内心却深感焦 虑:学校给的 OPT (实习工作准证)迟 迟没有答复,问一 百遍就是等待。履 历书寄出去了近两 百份,基本石沉大 海。周围的同学有 的回国了,有些陆 续拿到了工作的机

会。但是,她还杳无音讯。 母亲跟她说,不然你再申 请读研吧,这是继续留下 来最简单的做法。蓓蓓否 定了读研的提议,她说继 续找工作。四年大学,每年 六万美金的花费,不能再 无休止地为留美而啃老 了。母亲又对她说,要不然 回来吧,回来机会也很多。 但是,她还想继续尝试直 到留美签证的最后一天。

从大一结束的第一个

司实习的机会。美国的公 司实习的机会,不会给第 一年的新生, 他们给了她 在中国分公司的机会。实 习结束, 蓓蓓拿到了上司 给的好评。等到第一年的 时候,她顺利地得到 H 公 司康州总部实习的机会。 -切都非常圆满, 她梦想着毕业以

提倡文明开车

后能进 H 公司工 作,当一名化工工 程师。在美国念过 化学专业的人知 道,理工科中凡是 沾上"工程"这两 一 个字专业的学生, 含金量都很高,譬 如计算机工程等 等,都是实打实的

专业,找工作和收入都非 常受人追捧。前者在硅谷 非常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 因为化工业在美国规模日

趋缩小, 工作机会 又是本国人优先, 四处在裁员。三年 级的夏天, 蓓蓓回 到中国,在U公司

的中国分公司找到了研发 部门的实习机会, 结束的 时候拿到了公司给的口头 承诺,人事对她说,如果想 来中国发展,他们给予她 面试的优先权。但是, 蓓 蓓还是选择毕业后先在 美国发展。她心心念念觉 得 H 公司还是有希望,人 事部门也经常跟她说,如 果有职位出来,就会通知 她申请。在等待的同时, 她陆续地一份份地把履 历发到全美各地。今年和 往年不同,学校的招聘会 现场显得冷冷清清,一扫 以往热闹的场面。过了二 月的时候,终于收到了 H 公司的消息,她一心想去 的岗位被一个美国孩子 得到了。H公司的门就这 么关上了。自从特朗普当

季时.一些上

海人来寻找白

己故乡的母亲

上了总统,留学生在美国丁

作的形势越发严峻。"优先 美国人"不仅是口号,而目 已经付诸行动了。每天醒 来,或者临睡前,检查邮件 是她例行的公事。大多数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消息, 找工作似乎就和这寒冷的 天气一样,令人沮丧,一切 都是停滞不前。

回去或者留下, 这是 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的全世 界孩子都面临的问题。

寻找工作是个漫长的 路程,在这期间,这些孩子 要经历等待,被拒绝,肯 定,被否定,那些原本简单 而诱明的玻璃般的心灵会 被打磨得起了硬茧。但是, 经历过这么一段,他们也

> 渐渐成长起来了。 生活就是一场尝试, 你不去试,不去跌 倒爬起来, 你怎么 会有机会。蓓蓓说,

还有时间,她还是要做最 后的努力。

我突然眼前出现一幅 这样的画面: 严冬积雪的 停车场上,准备好的车位 给人无礼地占用了。生活 中处处有这样的意外。你 种下的树, 果实也许轮不 到你摘。但是,这不意味着 你从此歇手不干了。崎岖 的山路走到顶峰才能看到 无限的风光。于是,你得攀 登,要往前走,蓓蓓,你也 勇往直前吧。

为什么一定要留美国 呢? 多数的人会提出这样 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一个 一个通过而被肯定 和接受的过程。年轻的时 候多尝试各种可能有什么 不可以,至少也没有什么 遗憾。

河, 同去时, 都灌了一瓶山里的泉水带走。 去供在祖先面前,以求吉利。黄浦江源头 之水,满足了一些上海人寻找母亲河的意 愿,然而,却有水源地受污染的风险。

在山间小路行走,看秋天的残绿,看 峡中的山泉,这风光虽好,却也没有独特 性。在浙江,只要你进山,很容易看到山 涧流水的景象。离这里不远,就有浙北大 峡谷,峡高,涧宽,前几天去时,水势仍要 比这里大很多。之所以把这里划为旅游 区,只是想招徕游客,期望能富裕一方。

知道了黄浦江的源头在这里, 但不 去惊醒它,不划作旅游区,就不会有游人 走近它,黄浦江沿线的人们和上海市民 是否会更有安全感?

中国有很多大江大河的源头, 如果 都让游人前往,该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 知道江之源,让它静如初。多好。



简单似乎是纯和洁和清的代言, 而复杂有时也是

己不疯不傻地大声发话和喋喋不休者。

行,少病态或虚态。

千万不要: 要钱不要自己 脸,要名不要他人命,要钱要名

他(她)的气质。一个人的气质往往体现在他(她)的气节和气

语,礼貌语也可说成客套话,

大小。不知事的大小,少说人的

仅凭自我印象或他人影响 办事会有不当,尤其是印象不

去安吉游玩, 入住一家开张不久 的酒店,依山傍河。

早起,在河边漫步,见山岚迷蒙, 白鹭凌空,江水清冽。酒店的工作人员 说,这河是黄浦江的源头。我这个出生 于黄浦江边的人不大相信: 上海的母 亲河的源头就是这样一条平静的小 河?回到酒店大堂,问大堂经理:大江 的源头,都应在山峡涧流,怎么会是眼 前的那条江?他说,是的,源头在十来 公里外的山涧,水流经过了这里。心 想,这么远就打"浦江源"的牌子,可 见,黄浦江受人关注。是喜、是忧?

晚餐, 我们特地选了一家靠近浦 江源的农家乐。餐厅满座,桌边食客, 有上海口音, 也有辨不出语意的各地 话音。恰巧有包厢翻桌,给了我们机 会。客多,菜上得慢。我便去餐厅内外 闲逛, 没发现任何与黄浦江源头有关

源"牌子,就仅仅是让这三个字吸引你。 第二天上午,驱车寻找浦江源头,半 路已见浦江源的景点标牌,从标牌看出,

浦江源头已成风景区了。 坐观光车上山,弯了几道山路,便见 绝壁深峡。双壁陡峭,绿荫 深幽;峡谷中,有卵石铺 陈,有巨岩凸显。山泉漫过 卵石, 在巨岩边的碎石上 跳跃着,向下游奔流而去。水已不丰,却 清澈透蓝。司机告诉我们,夏日时,水在峡

中奔腾,水击巨石,喧哗震峡,很是壮观。 我们到达的地方,仅是山腰。山叫龙 王山,高有1500多米,真正的黄浦江源 头还在山上。司机说,山上还保持着原始

和摆设。菜点上桌,除了农家菜的简朴,

实在也没有什么浦江源的特色。打"浦江

现在,我们可跨过一木板,到峡谷对 距离威胁。老板娘津津乐道地说:旅游旺

岸去,山路崎岖,狭窄而湿滑。从这里直 线往下看,便看到了水中被阻的塑料袋、 岩石上遗落的易拉罐、碎石角边的矿泉 水瓶。这是所有旅游区共有的游人印记。 曾去过不少峡谷观景,同样的深峡水浪, 同样的石上有瓶,水中漂罐。这在景区已

习以为常,让我没有异想。而这里是离黄浦 江之源

发,这山泉的清澈恐怕不保了。

据说,将此地定为黄浦江源头,是 众多科学家辛勤勘测的结果,目的是为 了保护黄浦江水源。然而,列为旅游区 后,这样的初心便难以实现了。旅游区 便是富裕一方的赚钱区,几公里之外就 接受到了它的辐射,办起了"浦江源农 家菜", 其生活用水难免不污染流水区 域。山脚下的饮食客栈,更是对水源近

状态,没有开发。山中无路可走,游人上 不去,只是偶有"驴友"在山间林中随性 行走,摸索寻找,遗留的垃圾有限。 连的痕迹,即便

是餐厅内的装潢

江源头最近的地方。一路 水波下泄,担心会受到 垃圾侵害。我暗中庆幸, 如果山上的源头也被开

作

旅游